

中國現代哲學史

資料匯編

遼寧大學
哲學院

PB.38
2.013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三册）

社 会 主 义 论 战

主编 钟离蒙 杨凤麟

一九八一年七月 沈阳

211061+

目 录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李大钊 (1)
社会主义释疑·····	李大钊 (1)
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	瞿秋白 (3)
论社会主义·····	恽代英 (10)
谈政治·····	陈独秀 (13)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陈独秀 (18)
社会主义批评·····	陈独秀 (31)
什么叫社会主义?·····	李 达 (38)
社会主义的目的·····	李 达 (39)
张东荪现原形·····	李 达 (40)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李 达 (41)
〔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梁启超 (49)
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李 达 (55)
社会主义与江亢虎·····	李 达 (62)
读费觉天君底“从罗素先生底临别赠言中所见的‘政治支配经济策’”·····	C · T (69)
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旋 (70)
读了《盲而且聋的主义者》之后·····	且 格 (72)
答六几和东荪·····	剑 (74)
共产瞎谈·····	先 愚 (80)
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	东 荪 (83)
中国之前途: 德国乎? 俄国乎?·····	君 励 东荪 (88)
现在与将来·····	东 荪 (96)
社会主义研究:·····	(102)
社会主义与中国·····	兰 公 武 (102)
我的社会主义讨论·····	百 里 (107)
我对于张东荪和陈独秀两先生所争论的意见·····	彭 一 湖 (111)
对于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两大关键·····	费 觉 天 (116)
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	蓝 公 彦 (119)
一个申说·····	东 荪 (121)
基尔特社会主义研究·····	六 几 (123)

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六 几 (133)
关于社会主义争论之总批判·····	费 觉 天 (137)
社会问题·····	江 亢 虎 (143)
社会主义史序·····	蔡 元 培 (172)
基尔特社会主义批评·····	陈 学 池 (174)
社会主义与中国·····	李 季 (178)
社会主义与社会·····	李 璜 (183)
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者的误谬·····	杜 国 兴 (187)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李大钊

此文系守常先生写信给我的，我就定此题，还请守常先生原谅。觉天

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要紧而且应该深加研究的问题。我且简单的把我的意见，陈述于下：

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

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原载《评论之评论》一卷二号，一九二一、三、二〇）

社会主义释疑

（在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讲）

李大钊

今天是苏维埃俄罗斯革命成功的六周年纪念，又是本校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的成立日，所以我在此要与诸位作几句谈话。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不明白，有许多怀疑地方。这种怀疑，实在是社会主义进行上之极大障碍。现在所要说的，就是要解释这几种怀疑。

一、社会上有些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是穷苦的，不是享福的，因此他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不知道在资本制度之下，我们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惟独那少数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能使大多数的人民变为劳动无产阶级，而供奉那少数的资本家。社会上到了大多数是穷的，而那少数的富人也就

不能永久保有他的富了。

社会主义就是应运而生的起来改造这样社会，而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使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

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二、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成立之后，人民就要发生怠工的现象，因此他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施行。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象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从前乌托邦派托莫斯·莫阿，他描写了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劳动是最苦而可怕的，所以主张强迫工作。因他目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是那样黑暗，所以发生这种观念。一般人以为工作是苦事，亦是拿现在生活下的眼光，去观察那将来的社会，其实社会主义实行后的社会的劳动，已和现在的社会的劳动不同了。

如莫理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美感的社会主义。他常说：工作能使精神感觉愉快，这就是“工作的喜悦”。即我们日常生活上的喜悦，也多从工作中来。比如烹调，自己弄的东西，总比别人弄的好吃，倍觉津津有味。这都是因为自己经过一番工作，含有一分愉快之故。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永享不到工作的愉快的。

莫理斯最赞美的，是欧洲十四世纪的艺术品，而最鄙视的是现代的艺术品。因为十四世纪的艺术品，都是那时代能感觉着“工作的喜悦”的工匠作出来的。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忌的是平凡。所以现在有一班艺术家很怀疑社会主义实行后，社会必然愈趋平凡化，在平凡化的社会里必不能望艺术的发达，其实在资本主义下，那种世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亦何能容艺术的发展呢？又何能表现纯正的美呢？那么我们想发表艺术的美，更不能不去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了。不过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就是了。

由以上所说的看来，我们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的苦痛，发扬工作的喜悦的，那里有象现在劳动的劳苦，有怠工的现象发生！

三、又有一般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他不晓得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那里有劳动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占据，我们如牛马的劳动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

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前边已经说明白了。

但是社会上的人有一种惰性，这也是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人不可不注意的。

1923年9月7日下午于上大

(1923年11月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署名：李守常)

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

瞿 秋 白

此篇为瞿秋白所著俄罗斯革命论中之一篇，原题为“世界革命之先驱”。那部“俄罗斯革命论”，本是秋白集所作关于“十月革命”的各方面之论文而成。他的体裁，是社会科学的论文，琼屑的史实不载。所以本篇也是如此，一所述至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止（一九二一年）。

（一）第三国际

社会革命，决不能不是国际的，当乌托邦社会主义之时期过后，科学社会主义方兴，劳工运动即成政治上的力量，——那时就已经有社会党国际主义的组织。一八四〇年国际无产阶级初次得此联立组织之觉悟，——马克思就创立共产主义联合会；一八四七年马克思格昂士受此联合会之委托，遂起草共产党宣言书，于是“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呼声，乃出现于神圣同盟统治之下的欧洲。然而因为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革命之失败，反动潮流汹涌，共产主义联合会竟没能正式成立。直至一八六〇年，英德法工人运动的元气才恢复过来，更觉与资本主义奋斗，非联合不可。于是一八六四年国际劳工协会（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 association）遂成立于伦敦一是为第一国际。（注一）劳工社会党之党纲策略，能根据于科学的社会主义自此始。每年大会之上举出所谓总会（Générale Conseil）以任执行。马克思为其领袖；后来因各国经济现象之不同，国际之内自起分裂现象：——巴枯宁派之无政府主义者，法意等罗马民族的代表最多，都反对国际内部之集权了的组织，等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革命失败，于是第一国际亦随之瓦解。然此“国际组织”之宗旨已经籍此深种于劳工运动之中；“取得政权”之党纲，更成社会党之标帜。

第一国际正式宣告解散于一八七三年。嗣后十四年中，国际组织虽中断，而各国劳工运动益觉政党组织之必要，先后继起，组织各国国内的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es）一八八九年，国际劳工“五一运动”之创始，遂于巴黎复联合各国社会民主党而成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组织，根本上已略失第一国际之遗意：一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行动。国际绝不过问；三年开会一次，所讨论者只有大政政纲，议决案可以不必完全遵守，因此仅成一互通消息的机关，而不能负世界革命先驱之责。虽然；在第二国际最初几年，社会主义的精神尚未全失，而且国际间联络之关键，因有此“机体”，始终日济完美，一总算是第二国际的功绩。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欧战之始，第二国际助战的态度突然明白表示，既此自己宣告死刑。各国社会民主党，受资产阶级的传染，却中了沙凡主义的杨梅毒。法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公然在战场上枪击德国无产阶级，还有何“国际”可言！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世界的工人阶级才渐渐从“地底下”听见殷殷的雷声，一大梦沉沉，至此方警醒。从此乃能日渐暴露第二国际的妥协政策及其卖阶级之罪状。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俄国的布尔塞维克，自当急起直追，立革命怒潮中之灯塔，一第三国际遂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

共产国际（注二）与俄罗斯革命之意义相切相关。请一论其成立之经过，及其在世界革

命中之价值。共产国际之发展可分为四时期：第一期约自第二国际之臻美华德会议(注三)，至一九一七年俄罗斯革命；第二期自一九一七年未经一九一八年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书，以至于一九一九年初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前，第三期，自第一大会至第二次大会；第四期，第二次大会至第三次大会。

自臻美华德至俄罗斯革命之一期，可以称之为共产国际胚胎期。当时最重要的职任，仅在于树立思想上之新流派。全欧正溺于帝国主义战争之沉梦中（臻美华德会议召集于一九一五年九月间，）虽有孤雁的嗷声，只埋没于枪林硫雾里，很不容易“闻于九皋”。所以组织上问题，仅仅略为提及而已。

一九一四年十月末，俄国布尔塞维克党，已在中央机关提出“第三国际”的口号，然而独力周旋，殊无回响。当时列宁论“社会国际之地位及职任”，就说“第二国际已经死灭，纯为机会主义所吞蚀。推翻机会主义！预祝第三国际万岁！第三国际应当力除机会主义之耻辱。…第二国际总算尽了他一分天责，一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步最速，奴隶制度残忍最极的“武装和平”时代，聊且为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之筹备而已。第三国际之职任，则当在组织无产阶级之伟力，以侵袭资本主义政府，以实行国内战争，反对各国资产阶级，而求取得政权，进于社会主义的胜利”。

同年十一月底诺维叶夫(Zinovieff)之论文反对流行病中，亦谓“现今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除‘变帝国战争为国内战争’外无话可说。我们应当树立国内战争的旗帜。真能名称其实的国际，唯以此标帜方能复活，否则落胎即死。我们的职任，即在于筹备战斗力，自就训练，亦即以训练工人群众，——于此国内战争之标帜下，不胜则败，不生则死。”（见中央机关报）

单从当时第三国际建议者之政策看来，一在臻美华德会议一年之前，已见俄国多数派反抗欧战之热烈。当一九一四年欧战暴发时，欧洲各国社会党醉心于机会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绝不存在，自当有一新国际起而代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论点，赞成的当然非常之少。一九一五年召集臻美华德会议，“左派”即提出一草案：“国会中之社会党议员，应对战费案投反对票；资产阶级政府中之社会党阁员，应即辞职；当在议会中竭力攻击帝国主义的战争；当在机关报上暴露此次战争之反乎社会主义，一有公开的社会党机关报最好，如其没有，亦可以于秘密的机关报上宣传。城市中当暴行示威运动，反对政府。战场中当宣传无产阶级的团结。当辅助经济的罢工，如有良好机会，立即变之为政治的罢工。非阶级间的和平，乃国内的战争。”臻美华德会议竟否决此一议案。当时到会的，已经都是第二国际中之“国际主义派”，然而正式的议决案中仍言：“无论如何，臻美华德会议、决非为引起分裂，重建新国际而设。”诚然不错，当时的时势还很混淆，要澈底扫清官僚的社会民主党，自非易事。列席各派社会党仍旧非常之“客气”，谁也不敢说人一句坏话。至于第二国际之非国际主义派——社会爱国派，更不必说，既不肯到臻美华德，还在伦敦自开会议，他们所决议的议案，正中当时英法资本家的心怀。此种局面实际上不分裂而自分裂，无产阶级革命之重任，固非客气所能了事。

“臻美华德左派”从此渐渐巩固团结，至一九一六年在经塔尔城(Kiutal)开会议时左派势力已甚大。俄国二月革命之后，革命党之亡命于外的，都遄程归国；俄国之多数与法德瑞士瑞典等国劳工运动中之左派，曾开临别会议，实际上却成第三国际之筹备会。一九一七年春，第三国际之呼声，独在俄国渐得同情。第三国际在胚胎中已与俄罗斯革命有密切关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第三国际诞生；此革命之地位愈稳固，世界各国第三国际派之影

响亦愈广。

十月革命既成，已入第二期，当着手组织，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遂致通函于德“斯巴达克派”（注四）及奥国共产派，时在一九一八年之末，此通函之动因，乃由于英国劳动党有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召集国际会议之说。俄国一面拒绝到会，一面通函德奥。当在一九一七年时，第二国际之斯托克霍摩会议（Stokholm），俄国多数派已经严拒。此等会议，充满了“社会爱国主义”的空气，有什么意思，所以布尔塞维克大声疾呼，努力反对。然而一九一八年时，此第三国际派尚寥若晨星一俄国，芬兰，埃史笃尼亚，理德瓦，白俄，乌克兰，波兰，荷兰，诸国之共产党；此外还有瑞典，瑞士，意大利一部分的社会党，英国之马克林（Wac Laine）法国之禄利沃（Loriot）美国之德白斯（Debs）诸人，及德奥共产派，一如是而已。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俄国共产党就正式建议，请各国共产主义者召集第一次的一共产国际大会。此一延请书后，签名的发起人，不过如上述各派，添上一美国劳工社会党及一匈牙利共产党；此外更加入巴尔干社会民主联盟。人数虽少，然从此之后，“赞成第三国际”之呼声，一日响一日。德奥皇室颠覆，柏林斯巴达克派第一次向资产阶级宣战，欧洲各国革命潮流汹涌。怒涛高拘，看来必将冲倒旧社会民主党的朽屋，然可惜“思想”之入群众未深，组织的能量未足，竟不料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反革命的动力。德国一资产阶级的学者菲斯德尔（Richard Foster）所著“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之国际”，曾谓：“德国社会民主派固然未能阻止德意志革命，然却能挫钝此革命之锋芒，并组成反对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力量”，——他著书正在柏林斯巴达克派失败之后。足见奋社会民主党之“勋劳”。一九一九年三月，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于圣彼得，到会代表人数并不多，而且第一次大会适成其为宣古的盛举。俄国通函中所表明之十二“题纲”（Theses），完全通过，而“宗旨与策略”乃定。

第一次大会至第二次大会之间，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共产国际突然发展，非常之速迅。全世界劳工运动怒潮澎湃，是帝国主义战争后之第一巨波，共产国际大得工人群众同情，赤浪横空亦卷入各国旧社会党。因此“中央派”的首领也有许多渗入共产国际。一九二〇年之春夏，社会党之中央派里，不少受群众之骚动为环境所迫的首领，想到“中央派与左派联络”的意思。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遂发现中央派的代表，如美国社会党之类。共产国际之中不免发生“中央主义”的传染病，却是一种危险。中央派蜂涌蚁聚，几视共产国际为时髦。当时共派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受各国封锁，外间以讹传讹，不知真相。中央派的代表，暗中“祝祷”上第三国际变成第二国际式的组织。譬如意大利中央派的首领莫狄黎雅尼（modigliani）。他宣言愿加入共产国际时，却说：“为什么不进第三国际呢！这又没有什么重大的责任。每三个月寄一明信片到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去，又不是什么难事”。共产国际既见此种危险，为自保起见，不得不有相当的办法。于是共决“加入第三国际之二十一条件”。向右的危险既除，向左又生枝节。第二次大会时，德国已有二共产党，（一）德意志统一共产党，（二）德意志共工党，所谓“工党”乃有无政府的倾向。共产国际当即努力矫正此等伪“左”派的逆流。然仍竭诚吸引到真革命的工团主义派，如美国之“世界工业工人会”（I.W.W.）等。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即第二次大会与第三次大会之间，欧洲劳工运动渐趋静息。资产阶级政权乃渐得稳定，似有出险之象，社会民主党亦藉此而得重整羽毛。一九二〇年二月时，第二国际在倍恩（Bern）开欧战后第一次会议，总算是死灵复活；同年七月第二国际派见职工运动之潮势与之连逆，急欲贯澈其妥协政策，蒙蔽工人阶级，乃联合世界职工联合

会而成所谓“国际职工联盟”于亚摩斯德丹(Amsterdam)，一是为亚摩斯德丹的职工国际；到一九二〇年时革命怒潮竟未能涌入帝国主义的港口，一况且一切改良派中央派又从而为之壅塞涯岸呢！至第三次大会，而共产国际内部组织完备，已无门生蠹蚀之虞，更以向“群众间去”为口号即此组织职工运动；同时各国的幼稚的共产党亦能积极整备组织。第三四期共产国际之发展方向乃在于此。至今已成一世界政治生活中之伟大动力，人类历史的新世纪中，共产国际必当处一相当的位置呵。

据第三次大会后的统计，世界各国几无一国无共产党的势力；集于共产国际旗帜之下者，共有五十一共产党，加以少年共产国际，全球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者约共二百八十余万人。

(二) 赤色职工国际

欧战破坏世界经济，巴黎的分赃和会又从而火上加油，播种不少恶种子。人类文化的希望只在世界劳动阶级。可惜劳工运动中中了爱国主义的毒，内部受伤，无暇劳顾，于是陷全球于新战争的危险。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略示朕兆，此中的缘由，还不尽在职工运动旧政策之谬误，战前社会主义政党与职工联合会的关系不得其当，一大军与参谋部自相隔膜，如何能作战呢？所以职工联合之国际组织，于欧战之后，应对付华盛顿派之“劳资协议”，乃有一日不可缓之势；而社会党之于工会，更有重新审定相当关系之必要。

欧战没有促起世界革命，侥倖在于工人组织之弱，社会党战斗力之不足而已。然而欧战始终促起无产阶级的觉悟，为世界革命作进一步的训练。我们只看，战前世界职工联合会会员总数不过九百万人，至一九二〇年中已达二千万人。虽然，数量固然增多，而革命性的联合，较之共产党未免迟缓。第二国际虽宣告破产，仍旧想把持职工运动，而创所谓亚摩斯德丹国际。此等联合组织不但无益于劳工革命运动，反一变而为反动潮流，“宣传阶级间的协作”。一自然非有革命的国际工人组织与之对待不可。

职工运动之国际联合，早已有动机。十月革命之前，俄国职工联合会就有此提议，时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一九一八年全俄职工第一次大会，曾有一议决案通告世界，而爱国派的社会党终不愿与“洪水猛兽”的布尔塞维克派接洽，所以没有能开得成会。等到华盛顿的“劳资协议会”时，(一九一九年十月)，俄国全国工会中央总会又诚恳忠告世界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独裁制或无产阶级独裁制；万国联盟或第三国际，一‘黄金的中心’是没有的，亦不能有。”此一通告书已经大有回响，然而没有剧烈的阶级斗争，没有尝着阶级妥协的况味，始终还不肯直裁痛快，拨转马头向革命的道路上走。一九二〇年中英国几次空前的大罢工，工人运动吃着妥协派的苦头，于是英国工会之爱尔兰会议及伦敦初发现的工厂委员会，方才主张加入第三国际。法国劳工同盟的左派，在里昂大会时得三分之一的票数，西班牙工团派之革命的劳工同盟得五分之四愿加入第三国际，而意大利一部分的工会，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先后有此同等之表示。

“注一” 第一国际—I International为后起之名称；大概如今凡简称“国际”即有社会党的国际组织之义。

“注二” 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简称为(Comminteru)

“注三” 臻美华德Zimmerwald瑞士城名

“注四” 斯巴达(罗克马文 Spartacus)为罗马奴隶革命之首领，时在基督纪元前七十三年至七十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最左派，以此自名；一今已组成德意志统一共产党。

“注五” 第二半国际(2 $\frac{1}{2}$ International)因第二国际(II International)之承认欧战及其与大资产阶级之妥协而出；然不加入第三国际因不赞成革命的斗争方法及无产阶级独裁制。

于是，一九二〇年七月，革命的职工联合会各国代表聚首于莫斯科，讨论的结果，俄国、意大利、法国、布加利亚、西班牙、南斯拉夫、乔治亚、为发起人，定一议决案：“（一）革命的先进份子不应当退出现有的职工会，而应当积极参与，扫除其中的机会主义派。（二）于职工联合会范围之中作有系统的共产主义宣传；每一工人组织之中，建立共产主义的支部。（三）组织国际的奋斗委员会，以改造职工运动。此委员会作为国际职工联合之临时总会，派一代表加入第三国际之执行委员会，以便共同协作…”。

亚摩斯德丹国际闻之，大发雷霆，竭力排斥革命份子。然而世界经济现象、工人的革命阶级，双方都相应而起，社会革命的国际怒潮，已非“职工官僚”所能压迫。自一九二〇年七月起，加入此国际职工临时总会的工人，一天多似一天：

一、全俄职工总会。

二、德意志劳工同盟。

三、布加利亚职工中央总会。

四、南斯拉夫职工中央总会。

五、希腊职工中央总会。

六、西班牙劳工同盟。

七、阿根廷劳工同盟。

八、路美尼亚职工联合总会。

九、挪威职工中央总会。

十、芬兰职工联合会。

十一、“世界工业工人会”（I. W. W. 美国、英国、澳洲。）

十二、赫勒晴克尔亨（Helzenkirchen）之“总工会”。

十三、德国之“总工会”，

十四、墨西奇之“总工会”，

十五、各国工团，

十六、各国职工联合会之一部分（法国、英国、德国、捷克斯拉夫、美国等黄色职工联合会内部的各种组织，倾向于第三国际者，亦派代表联络。）

当时的总计，组织于此革命的职工运动之中者，已经有一千六百三十九万三千工人。虽然，此种联合在当初并无何等责任，联络的关系，可以说仅仅是思想上的。于是遂有组织上的筹备，以巩固此等革命战线。一九二一年七月召集革命派的职工联合会之世界大会于莫斯科，——是为赤色职工国际之第一次成立大会。到会总计有四十一国。

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大会非常之复杂，其中各种份子凡稍倾于革命者，无不加入，工团主义派尤其多。会中重要问题就是赤色职工国际对共产国际之关系及职工运动之策略。虽因倾向相异，辩论非常繁复剧烈，而最终的决定，始终以大多数通过一致的方针，可以约略述叙如下。

人类历史之中，工人运动的浮动，群众运动的操纵，至欧战之后而大盛，为向来所未见。工人之于职工联合会，所以发生此种特异发展的现象，其原因固非常明了。——工人已受欧战的打击，生活逸出常轨，失业者异常增多，社会冲突日趋激烈，自然觉着能力薄弱，而有组织的必要。可是，一般“老内行的社会党”，旧式的职工首领，惑于威尔逊的劳资协调政策，令工人阶级不但不能利用其群众组织，循序而进，以达执政的地位，而且反连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利益都不能保，所以革命的职工联合会应当第一步先有正确的策略：（一）“直接行动”

一就是每次发生社会冲突时工人阶级积极的反抗资产阶级；（二）改造职工联合会，去其“行会”性质的半生产式，而立生产式的联会方法，一即以企业为单位，凡一工厂中的工人，都组织于一工会之中，从此再联合一种生产之各工厂；废除旧时以职业单位的组织法，或以地方主义为单位的“行会”等；如此不致于发生工人内部互相冲突，绝不接洽的弊病；（三）工人之各种革命组织完全一致行动，职工联合会与共产党之间协定密切的关系；（四）发征取旧式职工联合会，而并不当破坏他。凡此都是赤色职工国际之策略上的重要原则。

至于赤色职工国际对待共产国际之态度及关系，策略之中既有规定，则“当有关系与否”自己不成问题，所当决定者，乃在此关系之形式。当时大会的决定，承认：一当竭尽全力以巩固此革命工会之国际奋斗组织，统一于其中央指导机关之下，一一赤色职工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又当与世界革命运动之先锋，第三国际，结极密切的关系；双方互派代表于执行机关之中，常开联席协议。当令此关系限于实践行动的范围，于国际间或一国内的实行或筹备一切革命运动时，双方协同工作。大会之上，并明言，凡革命的职工组织，当有真正密切的统一行动，实行共产国际及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之议决案时，各国之赤色职工联合会与共产党应当互相协助，各方接洽。

其次，赤色职工联合会之组织问题。革命的无产阶级，于经济的组织之中，欲进而攻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有内部组织巩固团结的伟力。所以凡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会，都应当承认入会条件：

- 一、承认革命的阶级斗争之原则。
- 二、日常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统治斗争之时，实践此等原则。
- 三、承认以社会革命颠覆资本主义，而于过渡时期中，有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之必要。
- 四、承认国际的“无产阶级纪律”而服从之。
- 五、承认赤色职工国际之议决案，而实行之。
- 六、与亚摩斯德丹之黄色的职工国际决裂。
- 七、于反对资产阶级而行自卫的运动时，各职工组织及共产党一致行动。

赤色职工国际，如上所述，发源于一九一九年的莫斯科“国际职工临时总会”，虽此“总会”正式成立于一九二〇年七月，而实际与亚摩斯德丹的职工国际同时共生。世界的各国职工联合会中都发生了新鲜问题。“亚摩斯德丹还是莫斯科？”此中自不少游移不定的份子。一九二一年开大会时，又有共产党及工团派的争执，法国工团及美国的“世界工业工人会”中有一部分表示脱离的态度。然而亦有不少后来重新加入，或有原属于亚摩斯德丹的转入赤色职工国际，所以至今所谓属于“莫斯科”者，实有一千七百万人以上，居全世界无产阶级三分之一而有余。

世界职工运动史中，已开辟一章，暂时虽只见“叙言”，已经可逆料“本文”之中，当有人类文化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一社会革命。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欧战的势力，全欧劳工阶级处于革命潮颠，利于进取，而各国社会党的改良派游移踌躇坐失时机。政潮汹涌之中，有伦敦派的双手供奉政权于资产阶级，有维也纳派的徘徊徬徨于“民治”与“独裁”间的犹豫态度一潮流震荡，不向“左”就向“右”，本无中立的可能，一于是西欧政象，一天一天优势侧重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机运到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已经低落不少，此中世界经济现象也大有关系。时至今日，无产阶级已无进取之可能。世界经济已出战时状态，而入平时的经济恐慌状态，所以世界资本，到处取进攻之势，一同盟休业，工作时间之延长，工资之减少，改良派所盛称的华盛顿八小时工作时间

‘光荣’议决案，大概又忘记了！维也纳之第二国际碍于革命的招牌，又以为第三国际向来不肯“妥协”，故意提议三国际协商抵御资本的进取会议。第三国际立即应允。于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在柏林开三国际协议会，结果决定“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一各党及职工联合会，遇有与资本家起冲突。共同出发，至少当力争最小限制的经济利益。谁知第二国际派处之暗中破坏，无产阶级已经从进攻的阵势退到防御的地位，而改良派要极力捣乱，以至于五月一日的世界示威运动都不一致，可叹之至。

虽然，共产国际于柏林协议上既得精神上的胜利，世界的无产阶级确已明见：第三国际并非“死倔强”的不妥协派，确能代表工人实际利益，所以与其他国际相异者，乃是始终不变行向劳工执政的宗旨；一因此第三国际最近的策略（一九二二年）已不注意于第二国际之破坏柏林协议与否，仍努力积极进行，各国共产党与国内其他各社会党之“工人群众”携手共筑“劳工统一战线”，反抗资本阶级，而绝不理会改良派的“首领”。所谓“今已不用自上至下，而当自上至下”。工人群众必能见三派五国际之中，何者是真正的社会党，能真正代工人阶级，真正为人类文化的社会运动。

※ ※ ※

世界人类的文化至欧洲大战而大破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毒症暴露，以后的发展若不改一趋向，非走到绝地不止。“世界的人”负文明之新使命者常知道：一欲救人类文化求光荣的将来，非颠覆资本主义不可，非克服帝制派主义不可，非建立“劳动者之苏维埃联邦自治世界”不可，非行世界的民主主义集权制不可，非以有规划的经济代无政府的竞争不可，一总而言之，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独裁制。欧战以来，巴黎之和平会议，华盛顿之“劳资协议”一九二一年之远东会议，最近之柔鲁会议，海牙会议，世界的资本主义者已经千遍万次宣告社会问题之不能解决，改良主义的破产已经不待赘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家，何苦绞尽脑浆尽想做乌托邦的黄粱梦呢！

“Une guerre plus legitime——

Cest la guerre a qui nous opprime

La seule que nous ne fasson pas .

一（那更合法的战争一却是反抗我们压迫者战争。

独有此一战争，我们却不执行。）”

法国社会党的军歌往年曾发此哀怨之声。现时却不然了，世界的无产阶级现正在总续进行猛烈的阶级斗争，攻守胜败的形势，虽然有一时的转变，而最终目的永不移。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世界政潮的流域已经转入东欧，我们于上述各篇，可见俄罗斯革命在世界社会运动之中，占何等的势力，有何等的影响。俄国新式的，“斯拉夫派”说：“政潮的激荡令俄国已成又苏维埃的国家，莫斯科已成国际的京师，俄罗斯农民已成世界文化运命之负担者”……“历史的运命如此，俄国民族的事业，已经不能进行于那第三罗马（注一），而在新兴的第二国际。”何况十月革命诚然应验“革命之第三力”的预言呢。（注二）。哼，谁知文明的俄国学者，也信此汉学派的符籙，“第三”的奇数。这却不然！不是第三国际为

“注一”十五世纪时莫斯科王娶东罗马帝公主为妃，克服诸侯，驱逐蒙古人，适值东罗马帝国亡于土耳其，维赞斯城(Byzance)即君士坦丁堡陷落；于是俄国乃移希腊教教主于莫斯科，承用维赞斯帝国之“双头鹰”国徽；因此遂称君士坦丁堡为第二罗马莫斯科为第三罗马。

“注二”俄国“民粹派”(Narodnichestvo)向以农民革命为重，而轻视无产阶级，俄国所谓“社会革命党”承之；“社会革命党”首领赤尔诺夫曾谓资产阶级为革命第一力，无产阶级为革命第二力农民阶级为革命第三力。

你俄国民族的事业，而是俄国为第三国际，第三国际为世界革命事业。

(原载《新青年》季刊，一期，一九二三、六、一五)

论 社 会 主 义

恽代英

社会主义的一个名词，向来在中国是干犯法律骇人听闻的。其实许多人还没有明白社会主义是个甚么东西，中间包含几多派别，大家以讹传讹，便硬指一切暗杀革命是社会主义，一切社会主义是暗杀革命，因此一听见社会主义四个字，便联想到许多破坏事业的危险与恐怖起来。其实所谓社会主义这名词，本体便向来没有甚么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布尔塞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意义。我在这一篇中，不想把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意义叙述出来，我宁想就我自己的意见，综括以叙社会主义应当的旨趣，供一般所谓社会主义者乃至非社会主义者的讨论。

除了迷信神权的学说以外，论到个人行动社会组织，大概可大分为有三种学说：一个人主义，二国家主义，三社会主义。

个人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宇宙间唯一的真实，只有个体的存在。其余一切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等等，都是为个体的利益而生。倘若不能为个体的利益，或反为他的祸害，那便他们都是谬误的组织与法式。总之，这是承认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得以个人为本位的。

国家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国家既是因人类的需要而自然产生，那便国家的存在，乃是争存的人类不可不十分珍护的。由这样推衍下去，因之他们主张国家有独立人格，是人类最终义务的对象，是可以违背大多数国民的意思以行他所谓有益国家的事的一个怪物。

社会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联带的。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那便是说，只有人群，只有社会，是唯一的自然的实在，亦只有他配得上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中心。

但是社会主义不是从学理上产生的，是从事实上产生的，不是从知识上产生的，是从感情上产生的。依我的见解，历史本不定要随着物质变迁。但人类通常是浅见的惰性的，非受物质的驱策，不肯自动的有些改进。超物质的一二伟大的心灵，是历史上罕见的事；然而便令有几个非常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亦每不为囿于物质生活的群众所乐承受。因此所以理性的社会主义很不易于产生。现在的社会主义，初不过一般受掠夺者的阶级，因为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物质的痛苦，遂认识了地主资本家的罪恶，要求一个改善的法子罢了。群众的心理，易受感情的激发，难受理智的启示，这种浅见的感情的社会主义，不但易于提倡，而且易于传布。这样，所以理性的社会主义反得不着适当发展的机会。

依我的大胆，我要说现在的社会主义，仍旧可以分为三派：一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二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三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

先说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便是一般政治家所谓社会政策。他们一切对于社会的设施，全然以国家利益为着眼。所以他这并不是真诚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国家主义。因为他只要欺骗得社会，而无害于国家，他们必无惮于欺骗社会。

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通常不被人承认为社会主义之一种。还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国家主

义，主张利用国家的组织，以谋社会利益的，这便是通常所称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他们所主张，多近似政治家的社会政策，亦为一般自命为纯正社会主义者所唾弃。

但若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不配称为社会主义，那便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亦不配称为社会主义。然就我的偏见，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都几乎是以个人为本位的，都只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又是怎样说法呢？

现在所通行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有两种：一新村运动，一阶级革命运动。新村的运动，虽不纯然起原于寻求个人幸福的动机，但因为利己的本能得了个合宜孳生的场所，利他的本能因为遇不着适当的刺激，遂得不着适当的生长，所以精神每易太趋重了对内的完成，太疏忽了对外的发展。结果一部分的成功，无益于全世界的改造。而这一部分的生机，亦每为别部分恶势力所摧毁挫丧，不能继续存在。

许多反对个人主义的新村运动的人，都是主张个人主义的阶级革命的人。怎样说阶级革命是个人主义的呢？因为现在所通行的阶级革命学说，都只注意唤起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嫌怨，使劳动阶级为他个体的利益，联合，抗拒，奋斗。我信阶级革命的必要，与新村的必要一样真实。但我信这样的福音，只可从社会主义上宣传。不可从个人主义上宣传。我信人类的共存，社会的联带，本是无上真实的事。那便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因为人类只有知道人群的真意义，才能为社会福利去求社会的改进。这才可盼望是社会上长治久安之道。

人群的幸福，自然是要在每个人的努力。但这种努力，须以求社会福利为目标；他不以求个人福利为目标，与不应以求国家福利为目标一样。因为国家固然不过是在某一种经济状态中人类因他的浅见所建设的一种经济组织，他本没有永久的真实的价值；至于个人，虽然粗忽看来，像是宇宙间唯一的真实，然而就生物学上说，就经济状况上说，个人只是人群的一个分子，一个细胞。离了人群，个人不能生存，亦似乎没有生存的意义。说简直些，在我们所踪寻得的宇宙大法中，个体是为全类存在的，全类不是为个体存在的。这样，所以人群比个人在宇宙中更有个真实的地位。

若不是人类有了这样的社会自觉，每个人看他个体的利益，总会比人类全体的利益更重要。这样，将总不免于群己的利益上发生些冲突。虽然有些人想得个人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是并行的，是一致的，然而事实上这样的调协，实在有些是没有的事。所以要图世界的长治久安，必须使每个人看清社会福利的重要，每个人能抱着社会主义的精神，去做社会主义的运动。不然，便令资本家打倒了，人类各部分的利益，仍然得不着他的平衡，又要生出别的冲突来。

生物学上告诉我们甚么呢？从细胞分裂的简单生物，一直到极复杂组织的人类，可以看出凡有生命的东西，都有几种特质。用生物学的名词说，一是化学组织，二是代谢作用，三是内长，四是分殖，五是适应。化学组织是生物躯体所由构成，与无生物一样，姑且不论。其余四椿，可约而看出生物两种特性：一是求生，一是传种。代谢作用，内长，适应，是为求生。分殖与适应，又是为传种。生物为甚么要求生？本是一个奇秘的事。这并不是出于个体的意识，乃是由于宇宙的安排。生物为甚么要传种？更是一个奇秘的事，而且更奇异的，生物的求生，便只是为的传种。昆虫多产卵即死，高等动物生命虽似较长，但亦以其第二代发育期的长短，发育的难易，以为等差。又动物均天赋有爱第二代的的天性。这种天性，在第二代最需帮助时最显现。这些地方，都可看出宇宙的法度，他只注意全类的生存，并不注意个体。个体的生存，说明白些，只是传种的一个必需的方法。由这看来，个人只是

人群的一分子，人种绵延的一个阶段。许多人太看重了个人，以为人群的存在，只是为的个体的幸福。这便他错看了他个体在宇宙中真正的地位，把他放到人群上面去了。

我这样蔑视个体的说法，必定有许多人看了不高兴，其实我便是最不高兴这种说法的人。然而无奈这是不可争的事实。我的意思，常想假如真有个以万物为刍狗的上帝，他戏弄我们令我们勤劬一生不过只落得辛苦颠连，替他留下几个第二代开心的人类而死，那我必定要顺着他的安排？何不自杀？何不避孕？亦求他奸计无所逞施。我不能信主持这宇宙法则的，定有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我不能不信这里实在有如此如此的宇宙法则。至于自杀避孕呢，看来似乎极易做到的事；但是证之实地情形，这种与宇宙安排相反的行为，每每为贪生，怕死，遂性欲，爱后代的心理所胜过。总之，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没有甚么不应不遵守宇宙法则的理由，却在事实上不能不遵守宇宙法则的状况，那便宇宙法则究竟是甚么样子，我们不可不注意研究，而且不可不遵循着他的轨道走。

我信生物学上这种法则，正如信一种神意。我以为个人的利己心，是自然的，是宇宙安排的。个人的利他心，亦是自然的，亦是宇宙安排的。宇宙安排，惟一的目的，只在求全人类的幸福。个人的生存，只是全人类生存的一种方法。个人的幸福，只是全人类幸福的一方面表现。凡损害全人类去谋个人利益的，心灵上每不平安，因为这个心灵，是与宇宙合一的。所追求的幸福，亦每得不着，因为宇宙的安排，若能令个人损害全人类而得着他小己的幸福，那便全人类将不能照他预定的轨道进行了。

从经济状况中，亦告诉了我们几件事。便是人类越进化，分工越精密。人类各部分相需为用的关系越密切重要。粗浅些的比方，不妨把人类社会比作一种有机体。譬如人的身体，便是无量细胞所组成。一处有些病痛，别处自然要去护卫。若不护卫，全身体各部分都会感得痛苦，设若每个细胞是每个人，他亦许如我们社会中浅见的人一样，以为别处细胞受了病痛，于我何干？这样将成个甚么景象呢？我们现在政治，教育，农，工，商贾，各执一业，要求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已眼见是断不可能的事，那便个人主义在经济状况中，已失了他立脚的根据了。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交互错综，其实不但各业彼此之间是这样，一种实业其各部分亦是这样。马格斯派经济学者大呼说，私有制度破产了，因为私有工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这一样理由，我们亦可以大呼说，个人主义破产了，因为独立自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就生物学理说，社会主义是当然的。因为宇宙的大法是注重大群，不注重小己的；就经济状况说，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为分工的结果，人类生活是互助共存的，不是独立自给的。这样可知所谓社会主义，不仅是劳工的不平之鸣，不仅是被掠夺者的企谋报复的举动。这是在学理上，事实上，有圆满根据的一种人的运动。

一切社会主义的运动，都须从这一点着眼，才可谓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人类若不知宇宙的大法，不知经济的趋势，徒然恃物质的逼迫去盲动，结果成甚么样子，还很难说。私产制所以发生，实系在共产时代以后。个人主义所以发生，实系在群居 Horde 时代以后。倘若我们说私产与个人主义是谬误，为甚么人类好端端的从共产群居陷于这种谬误的呢？依我的相信，这无非物质的缺乏，使共产群居有些恐慌，人类因为他是浅见懒惰，不知全盘筹画，遂走入这种歧途。然而历史虽则经了几千万年，人类的浅见懒惰，大致并没有长进。今天凭着阶级战争的激励，资本家固然一定可以推翻，私有制固然一定可以打破，但是这种社会意识未经相当启迪的人类，是不是又会因一点恐慌，一点便宜，堕入几千年前人类祖宗的覆辙，这是谁敢担保的事？

2

人类若不是受了物质的限制，社会上不得发生这许多事变出来。最小限度的物质恐慌，是食料供给的缺乏。这大概是古代共产社会崩坏的大原因。我们若合全世界的生产同消费一计划，人类只须都有每日三四小时生产的工作，世界固不应有食料缺乏的忧虑；然而这不是全世界有个自治与互助的完密组织，亦不许说是太容易做到的事。以强力资本为根据的政府，不但无益于全人类，反因而加增了人类阶级界域的嫌隙，这固然是不宜存在。但是人类既然为他物质的限制，无论他愿意与否，有不可避免的工作。这工作的时间与方法，非受外界强力的支配，便至少要得他自己因社会的自觉大家契约的立一种规定。这样所以世界的未来，不应归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乃应归于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中间并没有说现在社会主义的运动有甚么不应该。军国主义是应该打破的，因为国家是离间人与人的恶魔。资本主义是应该推倒的，因为资本家是以少数人利益荼毒大多数人的劫星。新村运动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可以制造出共存互助社会的雏形。工作时间的限制是该应的，因为这样可以于必要工作以外，多留时间使人自由活动，减少因分业愈精，而夷人类于机械的危险。然而总之这都是社会主义的运动，不是个人主义的运动。那便是说，这都是为社会福利而提倡的社会主义，不是为个人福利而提倡的社会主义。

若承认上面所说的话是不错，那便凡说社会主义的人，不可对于未来的世界存太多了无根的幻想，不要以为将来的世界真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人类一天不能超出于物质限制以外，一天少不了必要的工作，亦便一天少不了一个相互裁制的一种契约一种组织。我以为社会主义的旨趣应当如此。

这一篇不是读书的心得，只是由经验思考而得的一些教训。我想或者值得大家考虑。有些地方，我知道这里所说，与我从前所说相矛盾。但这，我信或者是进一步的觉悟。我觉得谈社会主义是应该，太容易的谈社会主义是不应该。因为人性不是如我们理想的纯善。社会力的关系亦不是如我们理想的简单。要根本的为世界求个长治久安，必须看清社会的真性质，社会主义实际的必要，为社会福利主张，传播，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我自信的一点心得。但是请问读者，这里面有几多的可研究的价值呢？

（原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二〇、十一、十五）

谈 政 治

陈 独 秀

（一）

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系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治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